“小屏幕”绘就万千气象

恭王府博物馆数字文博产品的轻量化探索

贾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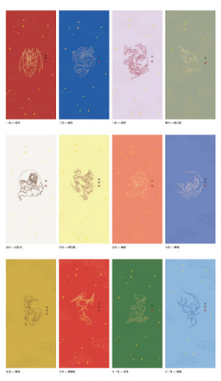
“每月初一，换一张恭王府的月令壁纸，才是国人该有的仪式感。”在文化和旅游部恭王府博物馆（简称恭博）的微信公众号后台，经常能看到观众这样的留言。

把博物馆里的珍贵文物和历史建筑，转变为手机里一张张精美的壁纸、一段段轻巧的动态短视频。凭借这种看似“微小”却极其贴近日常的方式，恭王府博物馆自2022年起持续推出的“恭博壁纸”系列数字产品，在全网累计收获了近3亿次的曝光量与百万级的阅读量。其中，2025年推出的“恭博十二月令”系列内容更是荣获“2026年度中华文物新媒体传播精品推介精品项目”。

在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深入实施的大背景下，国内文博数字化建设正高歌猛进，国内各大博物馆更是纷纷推出大型数字展馆与沉浸式体验空间。然而，在“重资产、重技术”浪潮中，部分产品也陷入了“重开发轻运营、重技术轻体验”的现实困境，多数早期自主开发的专属APP、大型虚拟漫游项目，普遍存在体验一次性、传播单向化问题。

如何打破文博数字传播的圈层壁垒，让沉睡的馆藏真正融入大众生活？恭王府博物馆通过一方“小屏幕”的轻量化探索，给出了一份让传统文化以轻盈姿态“飞入寻常百姓家”的生动答卷。

恭博十二月令



恭博十二福兽

转换视角：从“宏大叙事”到“日常陪伴”

长期以来，传统博物馆主流传播模式以自身本位为核心，多单向向公众输出宏大历史叙事。在早期的数字化尝试中，这种模式被简单地平移至线上，表现为实体展览的数字复刻或海量高清图库的搭建。这种数字化复刻模式存在三方面短板：一是传播场景高度受限，受众需要刻意进入特定渠道（如官网或APP），无法融入日常碎片化的媒介场景；二是叙事体量与大众习惯脱节，庞大的信息密度与当代受众短时、快速的数字阅读习惯相悖；三是单向知识输出缺乏情感联结，难以形成陪伴感。

恭博数字团队意识到，有效的文化传播应当“日用而不觉”。以手机这一高频媒介为载体，将厚重馆藏转化为壁纸、短视频等轻量化内容，实质是在方寸屏幕间，将宏大叙事解构为指尖的“微观生活美学”。受众每次点亮屏幕，便完成了一次与传统文化的无声对话。由此，文化传播从传统的“刻意观看”自然转化为“陪伴式浸润”，打破数字文博的“高冷围墙”。

拾级而上：数字IP矩阵的阶段性演进

“恭博壁纸”系列并非单一的静态图像分发，而是伴随馆内学术研究持续深化、媒介技术不断迭代而日趋完善的数字IP矩阵。自2022年至今，其内容生态经历了清晰的三段式演进，完成了从符号解析到情景还原，再到多媒体解构的跨越。

传统色彩与纹样符号的视觉初探。在初创期，恭博团队将目光锁定在官式建筑与细节上，先后推出“十二植物”“十二福兽”“邸园十二景”系列。在内容生产层面，团队坚守“学术为核”，依托《中国传统色》等专业文献开展基础考据，系统提取纹样并梳理传统色彩体系，最大限度降低文创设计中纹样、色彩相关史实偏差。在视觉呈现上，采用中式白描手绘风格，并针对手机竖屏进行专属适配。这一阶段，低门槛的壁纸媒介成功帮助大众建立了对“中式美学”的基础认知。

“十二月令”的数字人文场景还原。2025年，恭博联合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开展专项科研项目，并将其成果转化为“恭博十二月令”系列，实现了从单一符号到完整生活叙事的关键升级。该阶段的核心转向了“生活化、情景化”叙事，以农历十二月令和岁时节庆为主轴，深度结合生活史料与清代王府起居文献，将建筑布局、膳食习俗、陈设器物、节庆礼仪等巧妙编织进“年度生活图卷”中。

“数字年画”的多媒体动态演绎。2026年，为解决年轻受众对传统民俗“看不懂”的痛点，恭博启动“恭博十二瑞彩”年画项目。年画自古便是贴近百姓、承载民俗祈福寓意的民间美术载体，将馆藏传统年画数字化，是对其大众传播价值的现代化延续。项目团队搭建起“历史文献考据—数字图形现代化重绘—短视频动画制作—全媒体内容整合分发”完整创作闭环。相较于前两阶段，这一阶段最大的特征是实现了全动态的多媒体解构，赋予静态元素以动态叙事能力。通过短视频动画，年画背后的民俗故事、祈福寓意直观展现，让文化遗产真正转化为当代生活中可看、可动、可读的数字产品。

底层逻辑：轻量化传播的运行机制

“恭博壁纸”系列内容能够在全网曝火，并非单纯依赖精美的视觉设计，而是构建了一套高度适配移动互联网的“轻量化”传播机制。

“内容为王”与“分层降维”。轻量化传播绝不意味着内容的浅薄化，而是建立在严谨的学术考据之上。以“恭博十二月令”为例，团队对节令背后的建筑空间、器物形制、节庆礼仪都进行了严谨复原。但在面向公众传播时，恭博巧妙实施了“分层降维”策略：为了适应碎片化阅读，将科研成果转化为几百字的科普简介，用最直白凝练的语言点透核心；开发“壁纸主视觉+互动动态长图”的组合，把晦涩的起居史料转化为直观的视觉美学。这套由专业科研成果向轻量化科普内容分层转化的创作思路，精准适配当代青年碎片化认知与阅读习惯，实现了严谨学术内容与通俗大众表达双向兼容、双向增益。

门槛、零成本的媒介触达。注意力稀缺的传播环境下，轻量化载体具备独特的传播优势。手机壁纸、动态插画、短视频动画均具有零获取成本、极低操作门槛的媒介属性。受众无需经过烦琐的下载流程，只需指尖滑动，即可将文化产品纳入个人生活。特别是2026年“恭博十二瑞彩”推出的短视频动画，更是精准适配短视频平台的算法推荐逻辑，不仅极大地降低了理解门槛，更让传统文化自然地嵌入大众的碎片化时间，真正实现了“润物细无声”的场景渗透。

主次分明、全媒体协同的运营机制。为避免单品内容短期爆红后快速沉寂，恭博采用年度主题规划、系列化持续更新的长线运营模式，并实行全媒体矩阵分层协同的机制。微信公众号作为主阵地，以高清原图和深度长图文满足存档与深度研读需求；门户网站提供规范的专栏设置与长效检索；微博、小红书、抖音等平台则发挥开放性强、视觉冲击力大的优势，负责破圈引流。这套组合拳让不同平台各司其职，有效延续了数字产品的生命力。

从被动接收到自发分享。兼具审美价值与文化内涵的数字内容，易于激发受众自主分享意愿。恭博将传统文化转化为极具现代审美的视觉符号，无形中成为年轻人在社交平台彰显品位的媒介。每期搭配的精炼文字直接降低了分享门槛，受众在保存与转发的过程中，不仅获得了审美愉悦，也潜移默化地强化了对传统文化的深度认同。受众从单向接收者转变为自发的文化传播者，依托口碑传播实现跨圈层扩散。

未来展望：构建虚实交融的文博数字新生态

推动传统文化的当代阐释，是文博行业数字化转型的核心课题。恭王府博物馆在“小屏幕”上的探索，为博物馆如何走近大众提供了一条可落地的实践路径。面向未来，文博数字产品的长效发展还可在以下几个维度持续深化：

深化跨界融合与IP衍生。轻量化数字产品的核心在于独特的文化叙事，但不应止步于线上。未来，文博机构在依托多学科力量深挖符号隐喻的同时，应积极开展跨界联动。例如，与当代插画师、潮流品牌合作重构传统符号，并进一步将高人气的数字内容转化为线下的文创实体、主题展览或沉浸式体验，打造更加完整的文化产业链。

强化技术赋能与交互体验升级。虽以轻量化为优势，但并不意味着排斥新技术的应用。未来可持续探索轻量化AI、AR交互功能融入大众日常使用场景。例如，在规范文物数字素材版权、内容审核机制前提下，依托AIGC技术开放定制化岁时节令壁纸创作功能，或通过小程序AR扫描让平面图案“活”起来。通过技术赋能，将单向的视觉传递升级为双向的趣味交互，进一步增强用户的陪伴感与黏性。

推动生态共创与国际化传播。各文博机构可进一步开放部分数字视觉资源，鼓励大众、高校及专业团队参与二次创作（UGC），将受众从“分享者”升级为“共创者”，形成生生不息的文化共创生态。同时，充分发挥轻量化视觉符号可跨越语言障碍的天然优势，探索适合全球化语境的表达方式，让传统文化以更多样的方式走向海外。

数字时代，传承弘扬中华文明、吸引青年群体、推动传统文化走向世界，表达路径丰富多元，一方小小的手机屏幕同样可以展万千气象。当千百年前的岁时风物、市井民俗化作指尖的方寸光影，历史便不再是展柜中遥不可及的陈迹。坚守学术为核、内容为王的底线，善用场景互联与轻量化转译，传统文化便能以最轻盈的姿态“飞入寻常百姓家”。恭王府博物馆的系统实践证明，这种润物无声的常态化文化陪伴，具备直达大众内心的持久传播力量。

（作者单位：文化和旅游部恭王府博物馆）

深耕与活化：基层文博资源转化利用的实践探索

——以山东博兴县为例

张淑敏

基层文博单位多面临“丰而不富、多而不活”的困境——文物资源丰富但转化能力不足，保护基础薄弱而利用需求迫切。资源与能力之间的落差成为制约基层文博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问题。面对这一难题，基层文博单位该如何应答？博兴县博物馆（博兴县文物管理所）用“深耕”与“活化”的实践探索，为破解基层文博资源转化难题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实践路径。“深耕”，即立足自身资源禀赋，通过系统的文物调查、考古发掘、学术研究，摸清家底、找准特色，掌握保护利用的主动权；“活化”，即打破围墙、创新手段，将专业研究成果创造性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公共文化产品。

摸清家底，研究特色，掌握保护利用主动权

文物资源是文博工作的基础，摸清家底是日常工作，找准特色是潜心研究的结果。博兴县走了一条“借智引脑”的路子。博兴龙华寺遗址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遗址出土大批北朝至隋代佛造像，尤其是1983年出土的94件金铜佛像，因纪年序列清晰，被誉为“北朝小型鎏金铜佛像断代的标尺”，在国内外学术界具有重要影响。博兴县博物馆抓住这一工作重点，主动联合北京大学、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单位，对遗址进行系统考古发掘。2018年以来，考古工作取得重要突破，发现了北朝至隋唐时期佛寺基址，发掘成果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探索·发现》栏目播出。2021年，龙华寺遗址入选“山东百年百项重要考古发现”；2022年，被公布为山东省首批考古遗址公园立项名单。

博兴县博物馆新馆精心打造的“妙相莲花——龙华寺佛造像艺术展”，吸引了大批游客前往参观，证明了“小县城”也能讲好“大故事”。

这种“借智引脑”的模式，让基层文博单位成为学术研究的“参与方”，通过“传帮带”，在策展理念、文物保护、文创开发、考古研究等方面让业务人员得到了更好的学习实践机会，逐步培养了一支懂业务、能执行的专业团队。

红绿交融，文旅联动，探索文物保护与乡村治理一体化

将文物保护纳入乡村治理的整体框架，既是文物工作服务大局的体现，也是文物事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博兴县将文物保护利用主动融入乡村振兴战略，探索出了“红色文化铸魂、绿色生态赋能、乡村治理固本”的一体化路径。

博兴革命资源丰富，全县有革命类不可移动文物13处。依托王文抗战旧址、高家渡革命历史纪念馆等红色资源，当地创新打造“红色矩阵”与“沉浸式理论讲堂”。在王文抗战旧址，通过复原历史场景、设置专题展览，组织党员干部开展“行走的党课”，将革命遗址变为锤炼党性的“实景课堂”。其中举办的“王文抗战旧址保护修缮工程公众开放日”入选山东省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典型案例。这种模式使文物保护成果直接转化为基层党建的教育资源，让红色遗址成为凝聚党心民心、增强乡村党组织凝聚力的重要阵地。

在乡村治理层面，博兴县将文物安全纳入村规民约与网格化管理。以陈户纪念烈士塔为例，这处红色革命设施曾因环境嘈杂、设施破损面临保护危机。县文物部门与镇村两级协同联动，清除了周边垃圾，对烈士塔进行了修缮，建立了展馆及广场，并将纪念塔周边区域纳入乡村人居环境提升工程整体规划。现该处已成为一处重要的红色教育基地，烈士塔所在的陈户村也被评为山东省红色文化特色村。这一举措体现了文物保护与乡村环境整治的相互促进，文物本体的修缮带动了周边环境的改善，环境的提升又反哺了文物的保护与利用，这一过程不仅是文物的修复，更是乡村公共空间的重塑与治理效能的体现。

将文物古迹、非遗技艺与乡村旅游线路深度融合。以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媒仙古槐”为核心，联动周边的草柳编、老粗布等非遗工坊，游客在参观古迹后，还能再走进草柳编市场，并亲身体验传统手工艺制作。这种“文物+非遗”的产业链模式，让文化遗产不仅成为精神食粮，更成为富民增收的经济引擎。如依托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丈八佛”，县文物部门与所在乡镇联动，将其打造为国家3A级旅游景区。村民主动参与环境治理与日常巡查，并恢复了中断多年的丈八佛庙会，传承了地方民俗文化。随着游客的增多，带动了周边餐饮、零售等业态发展，有效增加了村民收入。目前，通过红绿融合、文旅联动，基层文博工作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

跨界融合，馆校协同，构建全域社教新格局

博兴县博物馆打破围墙，将社会教育从“辅助功能”提升为核心主业，构建了全龄段、沉浸式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针对青少年群体，博物馆常态化开展“行走悟成长，奋进向未来”等远足研学活动。结合龙华寺遗址、寨卞遗址等考古发现，设计“考古开放日”模拟发掘体验，让学生在动手实践中感受考古工作的严谨与魅力；结合馆藏精品，开展“博兴文物精品图片展”“红色革命史展”等进校园活动，将历史文化教育送到学生身边；此外，博物馆还定期在暑假举办“小讲解员培训”“走进博物馆学党史”“走进革命老区研学”等一系列主题活动，丰富青少年的假期生活。通过“讲解+互动”的链条模式，博物馆教育从单向灌输转变为双向互动，让学生在触摸历史中提升素养。

科技赋能，优化展陈，让历史“可触可感”

在有限条件下，通过数字化手段可以大幅提升展陈效果和服务能力，让“小馆”也有“大作为”。博兴县博物馆依托2025年新馆建成的契机，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实现了展陈体系的迭代升级。

新馆展陈面积约4000平方米，在设计中摒弃了“器物+说明牌”的传统陈列模式。通过引入AR文物复活、三维数字导览等技术，观众扫描展品二维码，即可看到佛像在虚拟空间中“站立”起来的动态效果，获取更丰富的背景信息。在博兴历史文化展中，综合运用声光电手段还原“乾时之战”等历史场景，打造沉浸式历史剧场，让观众仿佛穿越时空、身临其境。观众不再是被动的“看客”，而是历史的“参与者”，参观体验从“看文物”升华为“读历史、悟文化”。

数字化不仅拓展了博物馆的物理边界，也为文物保护和学术研究提供了新的手段。通过高清影像采集和三维建模，馆藏文物的细节信息得以永久保存，为后续的修复、研究和展示提供了可靠的数据支撑。

让文物“走出去”，以交流互鉴激发内生动力

通过主动开展馆际合作，基层博物馆可以在交流互鉴中取长补短，实现从“被动引进”到“主动输出”的跨越。

博兴县博物馆正是这一理念的积极实践者。依托馆藏北朝至隋代佛造像的特色优势，打造“博兴佛造像艺术展”品牌，赴北京、浙江、辽宁等地进行交流展出。在“走出去”的过程中，通过与高水平文博机构的策展合作与学术交流，学习先进理念、提升策展能力，有效弥补了自身在展览叙事、文物保护、文创开发等方面的短板。

这一“精品外展”策略取得了双重成效：一方面，让沉睡在库房的精品文物在更高平台上发挥文化价值；另一方面，可以宣传博兴城市品牌，吸引更多社会资源反哺文博事业，形成“以交流促成长、以互鉴添活力”的良性循环。

博兴县的实践探索表明，基层文博单位虽然面临诸多客观条件的限制，但只要找准定位、深挖特色、创新手段，完全可以大有作为。通过系统梳理资源、创新转化手段、服务发展大局，以“深耕”为活化提供内容支撑，以“活化”让深耕成果惠及公众，让沉淀在广袤大地上的文化遗产，真正“活”起来。

（作者单位：博兴县博物馆）

从“不可移动”到“可远行”

——国家典籍博物馆两场特展的实践与启示

宋磊 张斌 程思

位于山西芮城的永乐宫和地处隰县的小西天，是我国不可移动文物中颇具代表性的两处。前者是元代官式建筑群，以其宏伟的古建与壁画闻名；后者因保存1978尊明代悬塑而被誉为“中国悬塑艺术博物馆”。

2025年，两者以特展的形式先后走进国家典籍博物馆。“观妙入真——山西永乐宫文物精粹暨数字艺术大展”（简称“永乐宫特展”）于年初开幕，“既往未来——小西天文物撷珍与悬塑艺术特展”（简称“小西天特展”）于年底亮相。两场展览均以“珍贵原件实体展出+数字技术深度赋能”的模式，为不可移动文物的异地活化探索出一条值得关注的实践路径。

珍贵原件奠定展览的学术根基

虽然数字技术为异地展示提供了新的可能，但文物展览的根本仍然是“物”的在场，两场展览在实体展陈方面均投入了大量心力。

“永乐宫特展”汇集150余件珍贵文物，含13件一级文物，囊括多个“首次”。首次展出披云真人宋德方石棺，首次完整拼合明代《五龙捧圣》壁画。最引人注目的核心展品当属三清殿琉璃正脊与鸱吻，全长17米、单体300斤，孔雀蓝色历经七百余年依旧光亮如新，配方至今未解。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国家图书馆藏《太清风露经》与永乐宫藏《太上洞玄灵宝无量度人上品妙经》两件一级文物首次合展。策展人安海评价道：“目前国内现存的宋元时期玄都宝藏，仅此两件，能一展共赏实属不易，既是重要的道藏文物的展现，同时也是永乐宫文物和国家图书馆馆藏文物‘穿越了七百年’再会。”

“小西天特展”同样注重实物的学术价值。展览对小西天珍藏的历代文物进行系统性学术梳理与公开展示，汇集50组84件珍贵文物，涵盖寺藏碑刻、明清金铜造像、《永乐北藏》珍本、悬塑文物残件等，大部分为首次对外展出。亮点在于《永乐北藏》的首次公开展出，这部明代官刻大藏经现存673函6737卷，国家图书馆副馆长魏崇评价其“纸墨精良、校勘严谨，保存完好程度在国内实属少见”。展览通过“隰州胜刹”“圣境北藏”“金铜集萃”“西天圣境”四个单元层层递进，从历史空间到精神空间，建构对小西天文化价值的系统认知。

数字技术弥合空间的不可移动性

完整悬塑场景与壁画长卷的艺术价值与空间感知紧密相关，“身临其境”的感受很难单纯通过实物陈列来传递。两场展览正是在这一层面为数字技术找到了充分的介入空间。

永乐宫三清殿琉璃鸱吻与正脊

“小西天特展”中，技术团队耗时两个多月，运用视觉算法建模、AI重建等技术完成对大雄宝殿毫米级精度的数字化采集，搭建百亿面数的超拟真数字模型，推出VR沉浸体验区。观众佩戴VR眼镜后，借助大空间定位技术可在虚拟空间中自由行走，甚至“升”至空中环视悬塑全貌，清晰感知建筑与造像的整体布局与细节。还创新应用AI材质高清增强技术，对褪色区域和残损部位进行精准强化。策展人安海指出，小西天悬塑的透视技法与动态布局既营造出空间纵深，又强化了视觉冲击力。同时，展览通过1:1高保真3D打印复原核心佛龛，实现了虚实互证。该展览因其在数字环境下保护与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的探索，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示范案例。

“永乐宫特展”则深度利用AI复原和VR技术，完整复原建筑布局与壁画风貌。行进式弧幕剧场生动再现三清殿《朝元图》的恢宏场景，AI活化的神祇迎面“飞来”，让观众感受“众神朝元，满壁风动”的震撼。VR大空间更让观众步入“画”中，与吕洞宾“同游”，甚至化身数字画师协助创作壁画。

两场展览均体现了“虚实互证”的展陈逻辑，实体文物提供学术根基与真实性背书，数字内容延伸空间感知与情境体验，二者互为基础而非彼此替代。这种展陈方式既区别于单纯的文物陈列，也区别于完全脱离实物的纯虚拟体验，形成了一种介于两者之间的展览新形态。

公共教育传递文化价值

公共教育与观众参与是展览价值实现的重要环节。“永乐宫特展”在展期内推出了数字壁画解读、壁画填色体验、艺术游戏等不同形式的研学活动，将艺术教育与互动体验有机融合。展厅内的文创展区也吸引了大量观众，冰箱贴、印章、摆件等文创产品让观众将文化记忆带回家。

“小西天特展”设置了超写实数字人对话、非遗体验、古建拼装等互动项目，并提供雕版印刷模拟互动，让观众亲身参与《永乐北藏》印制流程的模拟体验。这些教育活动不仅仅是展览的补充，更是文化价值传递的重要通道，通过互动体验使展览的传播效应在观众离开展厅后仍可持续发酵。

讨论与思考

两场特展的成功实践，为不可移动文物的异地展示提供了一种可借鉴的模式，也延伸出若干值得探讨的问题。

其一，路径与限度。双轮驱动的核心经验是：珍贵原件奠定展览的权威性和真实性，数字技术弥合情境还原的信息流失。但异地展示终究无法完全替代原址体验，其功能在于“延伸”，让那些受限于时空条件而无法前往文物本体的观众，获得近距离感知文化遗产价值的机会。策展团队应实事求是地评估数字替代的能力边界。

其二，交互性与深度阐释之间的张力。沉浸式体验深受欢迎，但也可能使观众获得的感受停留在表层感官刺激而非深度认知。以技术手段带动文化阐释的深入，而非削弱知识传递的质量，是未来不可移动文物数字化展览需要持续关注的问题。

其三，学术研究与公众传播的衔接。两场展览均以系统性的学术梳理为前置工作。小西天特展是首次对该寺历代文物进行系统性学术梳理与公开展示，体现了展览与研究的一体化关系。在不可移动文物的展览活化中，学术研究不是附属品，而是展览叙事质量的根基。

其四，跨机构协作的模式意义。两场展览由中国文物交流中心与国家图书馆牵头，联合山西省文物局、地方文博机构及数字技术企业多方参与。永乐宫展览更实现了国图馆藏与永乐宫藏品的首次“合璧”。这种跨机构、跨地域的资源整合模式，为不可移动文物展览的资源获取与叙事拓展提供了制度上的创新空间。

小西天与永乐宫两场特展表明，不可移动文物的异地活化并非不可能，而是需要以系统性思维统筹好保护、研究、展示、传播等各个链条。当琉璃鸱吻跨越千里来到北京，当满堂悬塑在虚拟空间中展开全貌，观众所感知到的不仅是一次展陈事件，更是文化遗产在新时代语境下被持续激活的生动实践。以数字技术弥合空间的阻隔，以学术研究锚定价值的根基，以公共教育拓展传播的边界——这条从“不可移动”到“可远行”的路径，正是不可移动文物保护与活化利用的可行性方向。

（作者单位：山西文物博物产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山西博物院）